

書叢小藝文八工

今天才算見青天

編會合聯界術藝學文市漢武

著湖生薛



聯會總分設南中

版出社版文八工漢武

前言

薛生瑚同志的名字，大概在一般愛好文藝的工人羣衆中，已經不是很陌生的了。他在市二次文代會以前，就寫了不少的東西，其中有一篇大鼓「美帝的賭注要輸光」，就很受工人同志的歡迎。在紅五月羣衆文藝創作競賽運動中，薛生瑚同志的優秀鼓詞——「老黑服了氣」，光榮的被評選爲第二名；在當時的羣衆文藝創作中，起了很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。

形象生動的語言，樸素的感情，濃厚的生活氣息，是薛生瑚同志作品中的特點，這樣的特點，是羣衆喜愛他的作品的主要原因。

這裏所收集的幾篇文章，是薛生瑚同志在市二次文代會所寫的優秀作品的一部份；其中如「天羅地網」，「不是毛主席，怎能有今天」，更是突出的表現了上述他作品中所具有的特點。「新氣象」一稿，雖較零亂，但留心并從事這樣新題材的寫作，是值得注意的。

爲了使工人同志對薛生瑚同志的作品有較系統的閱讀和觀摩的機會，編印這個小冊子，是有一定的意義的。

目 錄

天羅地網……………(1)

今天才算見青天……………(6)

在上工之前……………(10)

新氣象……………(13)

不是毛主席，怎能有今天……………(18)

您是中國的舵手……………(22)

勞保登記要認真……………(25)

三姊妹爭強……………(30)

彭老漢冤仇說不完……………(34)

紅綢緞……………(39)

黑板報……………(42)

天羅地網

老施來到了自家門口，正要用手推門，從巷口西頭來了一個人，四十歲左右光景，偏分頭，沒戴帽子，穿了一身半新半舊的西裝，頸子裏拴了一根白領帶，左臂夾了一個黑皮包，看樣子裏邊好像有很重要的東西。黃紙色的臉上多少帶點沉不住氣的樣子，他往老施身上看了兩眼把頭低着就過去了。

老施也看了他一眼，覺得這個人好面善，可是却想不起在那裏會見過的，他推開門，來到房裏屁股還沒有落凳……想起來了！他手往棹子上一拍，嘴裏喊了聲：「好小子是你！」扭頭就往外跑。

他老婆跟在後面喊：「麼事！」

原來剛才過去那個傢伙，就是解放前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劉虎臣。這傢伙那時候是武漢軍警憲督查處的政治科長，連娶帶霸佔有六個老婆。

他看見誰家姑娘學生長得漂亮，就非強姦不可。殺害了無數工人進步份子。老施所以認識這小子就是因爲有一次物價上漲，他領導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被捕去，在這小子面前受過審判，這小子手段辣的狠，他審不出口供就叫匪特們往鼻孔裏灌辣椒水，坐老虎凳，最後又用燒紅的烙鐵往脊樑上烙，折磨的死去活來，最後化了三百元光洋才算把性命買了出來。他認出了是這傢伙，回家二話沒說，就追了出來。

這小子眼也尖的很，在巷內一看見施永亮，心裏鬼了，就撲通通亂跳。他急急走出了巷口，發覺後邊老施已追了上來，這小子就喊三輪車：「高頭、四官殿碼頭，」連價錢也沒講就跳了上去。

踏三輪車的小伙子看了他兩眼，把車子如飛般的踏向正南去了。

老施追到巷口四下一看，不見了這小子，心裏好不着急，張望了半天，才發覺了這小子坐三輪車跑了，也就拚命的追上去。

「快！到高頭多把你幾千洋錢！」劉虎臣在車上用收買的手段，想到四官殿再逃往武昌。

「是的您家」踏三輪車的小伙子回答了一聲。

施永亮的臉上如水潑了一樣，衣服也都濕透了，眼睛看住了車子，連停也不敢停，一邊追一邊喊：「車子！停住！」

劉虎臣這小子心裏還不住亂跳，想着真是冤家路窄，當他跳上了車子，儘管這個踏三輪車的小伙子把車踏的這樣快，他還不斷的扭頭往後面看，直到不見了老施，他才吐了口氣，黃紙色的臉上又露出惡毒的冷笑，鼻孔裏不屑的哼了一聲！

噤，三輪車到了一個公安分駐所門口，突然殺住了車子，三輪車夫跳下來了。

劉虎臣這小子正洋洋得意，突然間停了車，不由他大吃一驚，正要發脾氣，抬頭看見在一個公安分駐所門口，這可叫「洋鬼子看戲，傻了眼」啦！頭上如潑了冷水一般，心裏一嘀咕，又裝出一臉假和氣。

就在這時候踏三輪車的小伙子好似一隻猛虎，兩隻眼睛都直了，朝劉虎臣猛撲上去，揪住了劉虎臣的偏分頭，大喊：「特務劉虎臣！你還

認得我嗎？」

這個罪大惡極的殺人兇犯，被嚇的臉如白紙，使出了混身吃奶的四兩力，想把踏三輪車的工友推倒逃跑。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聽槍栓嘩啦一響，喊了聲：「不准動！」兩個公安同志把槍頭上明晃晃的兩把刺刀，對準了劉虎臣這小子的胸膛。

這一下這小子可就變了像啦，嚇的混身篩糠，兩條腿一軟就跪了下來，兩隻胳膊如駕飛機一般舉了起來，頭往下一低，偏分頭亂成了個母狗窩。

施永亮全身濕透趕到了跟前。他把情況說明以後，公安同志就把這個劊子手綁了起來，打開他的黑皮包一看，原來裏邊放着四塊炸藥，兩把風快的電刀。

大夥把他押到公安局，經審問和材料證實，原來這個小子知道在武漢已經不能潛伏活動，他想乘民生公司的泰安號輪船逃往上海，乘機破壞，他的炸藥就是準備在船上炸毀泰安輪用的。

那個機警靈敏的三輪車工友叫馬俊，他看見劉虎臣這小子上車的鬼樣子，就覺得可疑，又看着這像怪面善，他踏上了車子，才想起了這小子就是解放前屁股後常跟着十幾枝手槍，白崇禧的親信爪牙劉虎臣，於是，急中生智，就把這小子拖到了公安分駐所門口。

這個罪大惡極的匪特劉虎臣終沒有逃出人民的天羅地網！

今天才算見青天

大太保任黑眼塔拉着腦袋，站在工人兄弟面前一口氣也不敢吭，往日一說話瞪的如鴨蛋大的兩隻眼睛，今天却合成一條縫，賊眉賊眼的偷着看人。往日大搖大擺威風凜凜走四方步的兩條腿，今天却不由自主的老是發抖，軟的打成了個彎子，看樣子光想往下跪。工人血汗錢養胖的一臉橫肉上，冷汗結成了珠，六月的天氣，他却好像有點怕冷，混身打哆嗦。工友兄弟們過去向來沒有看見過這傢伙的狗熊樣子。

『任黑眼！你說！你是人不是？解放前我在你手下當小工，在天蘭路（即陝西天水到蘭州）整整的開了年山，鑽窟窿，打砲眼，成天拿着性命換飯吃，幹了三年的工，你一文不把；我的老婆孩子餓的就地打滾，你却拿着我們的血汗錢，嫖女人、下館子、打麻將、吸老海，……我老婆拉着小孩討飯到了你的門口，你說擋住了你的走道，一脚把她踢

到後心，這些事情你還記得嗎？」王志發瞪圓了眼睛，緊握拳頭，胳膊上的青筋，綳的挺高，在質問着這個老傢伙。

老傢伙裝出了一付可憐相，眼裏頭硬擠出了三點瓜子似的眼淚，裝腔作勢的說：「兄弟們：我錯了，我對不起咱工人弟兄，大家說到那裏，我認到那裏，我向大家道不是，雖說我五十多歲，我還有把力氣，大家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」。

「住嘴！別說那些漂亮話，那個和你是弟兄！？工人階級裏沒有你這吸血虫！」二虎放大了嗓門，喝住了花言巧語的老傢伙。

緊接着過去向來不愛多事的老工人劉長訓也開了腔，他走上前指着任黑眼的腦袋說：「任黑眼！你也有今天，解放前的事，咱先不說，就單和你算算解放後的賬吧！解放後，你假裝積極，混進了工會，你欺騙上級，裝洋蒜、裝進步，背地裏你組織十三太保，騎在我們工人頭上，不讓我們接近老幹部，你造謠言說：「共產黨，待不長，國軍秋後就要回來」！我們在漯河修橋，三個月的工資，你買鴉片吸，嫖女人用了個

光。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，一家三口人靠工資吃飯，老婆孩子餓的討飯，我只問了問你工資幾時發？你就和我作了對，三百多斤重的釘箱，你硬要我一個人揹，我老頭子走的慢了，你的鐵條把我腦袋上打了個窟窿，還不准我講，動不動叫我們滾蛋，叫我們上淮河裏睡大覺（黑夜把人弄死摔到淮河裏去）。你的十三個弟兄監督着我們，你一個人領三份工錢，一點活不幹，白天睡大覺，黑夜嫖女人，打麻將，輸了錢在我們大夥的伙食上扣，你有人心嗎？……」

接着一個一個工友都訴說了老傢伙的罪惡，有的挨了他的打，有的受了他的罰，有的白給他幹了幾年，沒拿一個錢；有的在他的威脅下不得不在工人兄弟中間造謠言。一筆一筆的罪惡，只說的老傢伙無言答對，紅胖的面孔變成了青白。

任黑眼這個老傢伙，過去工人兄弟們敢怒而不敢言，暗地裏說：「別處都見了天？就是我們頭上還有一塊黑雲」，但是，狐狸的尾巴終究是藏不住的，老傢伙的原形終於在工友兄弟面前露了出來。大夥在黨和

工會的教育下經過了學習，訴苦，串連，認識了這個把頭，生產搞不好的原因就是 he 這塊石頭壓在工人兄弟頭上。由於他貪污，偷工減料做過的工，翻過好幾次。

今天在會上大夥把老傢伙的血債，一筆一筆都擺了出來。只說得老傢伙一句話也沒得說的，混身篩起了糠，把個威風凜凜的大太保變成個喪家狗，腦袋搭拉到了肚前，在公安同志看押下走進了教育所。

廠裏登時變了樣，工友們歡天喜地的響起了一片歡呼，大夥在一塊一湊，馬上你一句我一句編成一篇快板，就在廠裏各處唱打了起來！

搬去了石頭任黑眼，今天才算見青天，

再不怕黑夜來走路，幹活睡覺都舒坦，

在早翻身翻個半，今天真正把身翻，

把身翻，心喜歡，團結起來加油幹！

在上工之前

清早起來大家趁離開車還有半個鐘頭的時間，三五成羣的在讀報，在談論着怎樣學習郝建秀工作法。大夥正在談得有味，小菊英的尖嗓子喊了一句：『瞧！劉桂枝上班來咧』！大夥都向外邊看。真的，劉桂枝滿臉發紅，懷裏抱着剛滿月的小毛毛來到了車間門口。大夥連話也顧不得說，就都圍了攏來。有的搶着看毛毛，有的問劉桂枝身子如何，真說不出有多親熱——跟離開了幾多年一樣。

『嗨喲！這毛毛真好，比三個月的小伢還大些哩！』『你看多像他媽呀，這大的眼睛……』大夥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談論着小孩。小車間工會委員高萍走上前拉着劉桂枝的手親切的說：『桂枝，咋樣，能上班不？要不就再歇上兩天！』再歇心慌啦，要不是工會主任三翻五次跑到家裏來說，我前幾天就上班了，一個人在家裏坐着多不安？』劉桂枝笑着

回答了高萍。『那你就趕快把毛毛送托兒所吧！回來咱再說話。』高萍說。

劉桂枝抱着小毛毛走過去後，大夥不由的就在這上邊拉了起來。劉俊美搬着指頭算了一歇說：『喲！桂枝整整歇了五十六天啦，』『看你說的吧！那是政府勞保條例規定的嘛！要在過去莫說歇五十六天，連十六天也難得歇。』王玉花回了她一句。一提到過去，大家的話可就更多了，王玉玉特別往前擠了擠，指頭一指一指的說：『歇不歇倒是小事，那時肚裏有毛毛，誰個敢吭氣，妳要一說，人家就把圍腰收了，只得忍着痛到時候產在車子旁邊，就這樣能歇上三天兩天就是好的，要不飯碗就沒得了』。王玉花接着緊緊咬着牙狠狠的說：『那時有了毛毛，真是活遭孽！』

在把話拉到今天的時候，可不同了。民國十六年就進廠子的老女工郭佔英笑着臉說：『歸根到底，能有今天這好日子，都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好，咱們新中國才成立了兩年，政府就爲咱辦了這大的事，實

行了勞保條例，要是再過幾年，那真不知麼樣好法。」大家不約而同的說：『這真是日子越過越有勁，甜頭還在後面呢！』說到這裏，笛聲響了，大家爭先恐後的擁進了車間，緊接着車子嘩嘩嘩嘩的唱了起來，一個個粗壯的手揮動得更愉快，更有勁。

新 氣 象

劉四喜用一根長長的竹竿，挑了一掛五六尺長的大火鞭，在五號棧門外燃了起來，噼噼叭叭的足足響了一大歇時間，棧裏一陣陣的掌聲和鞭砲聲也響成了一片。全廠的工友都穿着各式各樣新衣服，說着笑着來到了五號棧。

鞭砲聲一停，緊接着八十多個工友的腰鼓隊，在火一樣的太陽底下「咚叭，咚叭，咚咚叭，咚咚叭」地打了起來，內外衣服都被汗濕透了，越打越熱火……

甲班細紗袁秀芝穿了一身新作的香雲紗布衫褲子，手裏搖着羽毛扇，和乙班細紗劉少美一邊走一邊談論着，兩個人的嘴都笑的合不攏。『少美，過去我們爲麼事死搞不攏？』『爲麼事，那時上了班，做快了也不是，做慢了也不是，累死累活還得受「姨」（廠裏的頭佬）的氣，末尾

有氣沒處出。只得和你扯皮。』

袁秀芝和劉少美過去是上下班，死搞不攏，每次交接班都要吵嘴，這次在民主改革運動中，廠裏鬥倒了大頭佬麻姨，頭上的大石頭都搬掉了，再也不受誰的氣了，自己姐妹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？所以在民主團結中都作了檢討，提了保證，并訂了交接班制度，現在倆人比親姐妹還親，今天第三屆工會成立，袁秀芝特別跑去喊少美一塊來開會。

甲班搖紗姚桂英今年才十七歲，穿着新式黑裙，花襯衫，紅襪套，帶絆鞋，打扮的像一個女學生一樣，一躍一跳的一忽跑過來，一忽跑過去，兩條小辮甩過來甩過去，她看見了袁秀芝和劉少美慢吞吞的走着，就急急的喊了一聲：『快點吧！妳家，要開會了，莫把腳底下螞蟻都踩死完了。』袁秀芝把嘴一噘，開玩笑的回了她一句：『喲！看你急的那個樣子，敢是開罷會還去找愛人的！』姚桂英狠狠的瞪了她一眼，把腳一躁，嘴裏說了聲『鬼！』就跑過去了。

休會十分鐘時，袁秀芝和劉少美在五號棧外的樹蔭涼底下又聊了起